

李敖 大全集

24 李敖论台湾族群

李敖
大全集

24

李敖论台湾族群

给国民党难看 给外省人难看 给台湾人难看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

一、1999年1月，中国友谊版《李敖大全集》(1—20卷)在北京出版。逾年，《李敖大全集》(21—40卷)面世。十载光阴，世事沧桑。对李敖先生洋洋四十卷大著重新进行修订、梳理和再编辑，实属必然。

二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将李敖先生的一千四百余言著述，按“文学与自传”“人物专题研究”“传统与文化专题研究”“历史与时政专题研究”，以及“私房书”和“杂写集”六大主题分类编排，摒弃了原台湾版“合订本式”的编撰方式。

三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收录李敖先生的著述更为丰富、全面。与十年前出版的“大全集”相比，增加的篇目文章字数总计一百四十余万言。

四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，仍沿袭与李敖先生约定的基本原则，即“只删不改”“删节段落用省略号表示，并标明‘编者略’”“未采用之篇章在卷首目录中标明”，以期尽可能保持李敖先生著述的全貌和原貌。

五、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，遵循有关规定，对涉及不能为大陆读者认同的政治取向的内容做了技术处理；对学术思想及观念上的差异则保持原貌；对台湾党政机构名称和职务称谓，采用加引号的处理方式，但引文内和引号内的则不再加引号。特此说明。

在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即将付梓之际，衷心感谢李敖先生长期以来对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信任，将他几乎全部著作的中文简体字版本交由我公司在祖

2 | 李敖大全集(卷 24)

国大陆出版。衷心感谢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,对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;感谢其他所有为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的出版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;并诚恳期待各界读者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指正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2009 年 12 月

新版《李敖大全集》编撰说明/1

《给国民党难看》(1—109)

国民党“走过从前”吗? /3

肚子疼的革命党/5

承认的暗杀和否认的暗杀/7

朝国民党的便秘通三通/9

从《新华》到《求是》/12

国民党的天祥症/23

不牺牲,只退却/25

鹰犬将军

——从甘为你鹰犬到甘为他鹰犬/27

国民党式撤退

——死去十年应有恨,光头余怒说从头/32

“杀人如草不闻声”/36

国民党的胡子问题

——上将割须,老兵留胡,反共纪念,其慚何如/38

比江东还江东/40

谁分裂了国土? /43

谁在“地方割据”? /45

如此“修宪”,又与“临时条款”何异! /48

“戒严令”穿帮了! /51

国民党要食人吗/54

国民党又捏造烈士了! /56

贰臣心理学/58

烧卖之间/61

国民党的演说狂/63

别遮了,“中常委”! /65

上台下台两不知/69



目录



目 录

- 国民党的政治年龄/71
- 国民党懂什么文化！/73
- 国民党不封建吗？/76
- 国民党的不义责任/78
- 从《少年中国晨报》停刊看国民党的没落/80
- 不信书生唤不回/83
- 《中央日报》不要脸/85
- 《中央日报》别看错了人！/89
- 这也叫“慨然赴义”？/93
- 你一说，就完蛋/95
- “中央银行”胡说/97
- 国民党走不出无知的迷思/98
- 咬贼一口烂三分/101
- 国民党何必假惺惺呢？/102
- 私下加入、公开脱离/104
- 国民党同路人的一件杰作/106

《给外省人难看》(111—229)

- 蒋介石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/113
- 陈立夫的新谎话/116
- 郝柏村还在无耻歌颂“民族救星”/118
- 梁肃戎的悲哀/120
- 陶百川的无耻/122
- 徐复观是好汉吗？/125
- 无耻的蒋彦士为姘头的妈做干儿子/131
- 给宋长志先生上一课/133
- 警告钱复，不可“丧权辱国”！/139
- 给李达海上一课/141



目 录

- 敲回谢然之的龟头！ /143
邵玉铭与军阀 /145
宋楚瑜该入什么传？ /147
马英九的马屁言论 /149
王又曾涉嫌诈财物案 /151
吴祺芳的“内线交易” /155
孔德成父子是破坏考试制度的祸首 /158
钱穆的房事与家事 /160
老毛是国特？ /162
李济的内行与外行 /165
李济、许倬云怎样拿钱不办事 /167
从许倬云逼婚谄上看国民党学人品格 /173
许翼云许倬云哥俩好无耻！ /178
吴大猷假公济私的一面 /179
沈君山的政治酒窝，笑笑！ /186
从丘宏达考试作弊看国民党学人品格 /190
从林毓生捏造文证看国民党学人品格 /193
国民党别乱捧苏雪林啦！
——苏雪林是两面老太太 /196
余光中该烧哪只手？ /198
联想高希均的联想 /203
郑贞铭抄袭事件 /205
丁中江捏造名单 /216
怎可告姨妈？ /217
从雷震日记看吴心柳伪造学历 /219
傅正的正负 /221
我看林正杰还是先打倒自己吧！ /228

《给台湾人难看》(231—358)

- 孙子媚国民党,爷爷媚日本人/233
连战的“台独”前科/239
辜振甫的信誉问题/241
辜振甫砍掉了什么? /245
你不能只说一半/248
辜振甫是“无端受累”吗? /255
辜振甫“叛乱案”留真/258
谢东闵还有脸连任吗? /262
林洋港与莎士比亚/270
由废除送阅制度看林洋港的可恶/272
高玉树的真面目/276
高玉树的房事问题/284
吴三连的真面目/286
吴三连,谁要你承认? /290
吴三连死有余辜/292
吴三连盖棺的启示/294
吴三连害了《自立晚报》/296
斥康宁祥论吴三连/298
《首都早报》员工联函追究康宁祥违反“劳基法”/300
《首都早报》同仁追讨王玺瑜康宁祥/301
大头仔回头磕头说从头/304
代“代表”表一表/311
淡江大学的一件秘闻/313
张建邦应该下台了! /320
张建邦霸占淡江校产内幕/322
张建邦逼母亲上吊文证出现/32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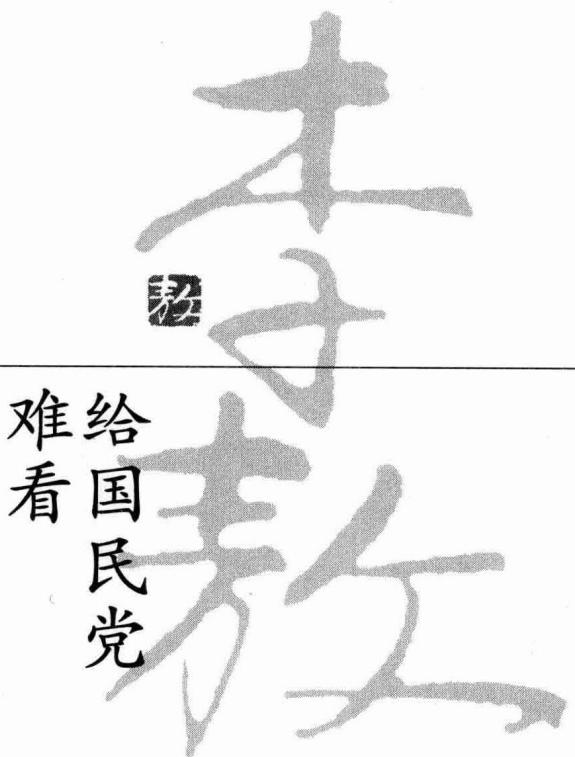
目录

目 录

- 为张建邦逼母亲上吊存证/327
张建邦是什么东西怎能比尹仲容/330
从郭婉容的谎话说起/331
萧天赞错在哪儿? /333
从关说到求情/335
高育仁女儿哪来七千五百万借人/340
《民众日报》公布李氏父子黑资料/341
朱高正组党以后/346
斥“色情狂”卢修一! /349
邱义仁太幼稚了! /351
吴勇雄错在哪儿? /353
近闻零感/356

本卷未采用之篇目:

- 《给国民党难看》
《向国民党讨十大债》《国民党式暗杀与共产党式暗杀》《民
党打炮史》《国民党通敌成性》《这就是国民党》
《给外省人难看》
《成舍我诱奸怨妇打胎三次》



难给
国民党
看

国民党“走过从前”吗？

11月24日，国民党大肆庆祝所谓“建党九十四周年”。国民党第一党报《中央日报》以社论“全中国十亿同胞需要和信赖的党”为题，夸称“中国国民党建党已届九十四周年，再过六年就是整整一个世纪；也即是说一部中国国民党史，等于一部中国近代的进化史”。同时由桃园县党部出面，举办“龙腾之夜”活动项目，大登广告，夸称“我们曾经携手走过从前，共同创建更美好明天”。继往开来的气派，油然纸上。

不过，只要涉及纸上作业，就过不了我李敖这一关。因为纸上作业，我是专家。从纸上文献中，我却看不出国民党有九十四年的长寿。所谓九十四年，是从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起算的。但兴中会并不等于是国民党的前身，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叫“国民党”，包括孙中山自己在内。檀香山兴中会开会时、比京兴中会开会时，所有参加者，谁也不是国民党，他们的革命之功，又何能算在国民党账上？如今国民党翻掌一扑，一律不由死人分说，把会吞下、把人吃光，天下滑稽之事，还有过于此吗？

国民党吞下兴中会、吃光兴中会会员，由于这些会员好歹与孙中山有点来往，一吞一吃，看在孙中山的面子上，或许可扯上一点边儿，但是若说到了同盟会时代，还要靠孙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，那就更胡来了。因为同盟会的成立，是靠当时许多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，其中日知会、华兴会、光复会不但成员众多，并且都是比兴中会风光的大会，而兴中会那时候，已五年之久，没有革

命动作了。当时开会时,六十多个代表中,孙中山仅认识十个人,兴中会早已没落了。

非但兴中会、同盟会和今天的国民党牛头不对马嘴,即使 1912 年的国民党,也都无法硬加衔接。1912 年的国民党是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共进会、国民公党、共和实进会合并的产物,孙中山始终未尝过问。今天的国民党,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,它在 1919 年成立时,照党史会《国父年谱》所说,“加上中国二字者,所以别于元年之国民党也”,显然在和“元年之国民党”划清界限。“其性质则元年之国民党为五党所合并者,今之中国国民党则中华革命党所递嬗而来者也。”当年党同伐异,界限唯恐其不分明;今天捏造历史,寿命又唯恐其不延续,国民党之可笑,竟一至于此!

至于中华革命党,严格说来,它跟 1912 年的国民党没有衔接性。1924 年孙中山在《政党的精神在党员全体不在领袖一人》演讲里,明说:“二次〔革命〕失败,逃亡至日本的时候,我就想设法改组,但未成功……那时我没有法子,只得我一个人肩起这革命的担子,重新组织一个中华革命党。”可见连孙中山自己,都认为中华革命党不是原有的国民党的“改组”,而是“重新组织”的新东西,它们之间没有衔接性,已很显然。

虽然今天国民党的建党,实在只不过是 1919 年的事、只不过只有六十九年而非九十四年,但国民党为了把革命功劳“一切笼为已有”(章太炎语),就不得不把历史拉长上溯,但纵使这样,吹牛也有程度之不同。1923 年发表的《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》,也只是说“吾党组织,自革命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”,虽然吹牛,也只吹到同盟会;如今国民党在台湾,越吹越大,“走过从前”,兴中会都难逃牛腹矣!牛哥哥国民党何苦来啊,年轻一点,又有什么不好嘛!

1988 年 11 月 24 日

肚子疼的革命党

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党有两类，一类是革命党，一类是肚子疼的革命党。

革命党中的真革命党，说冲锋就去冲锋、说陷阵就去陷阵、说丢炸弹就去丢炸弹、说慷慨成仁就去慷慨成仁；至于肚子疼的革命党，则大异其趣，他们是一冲锋陷阵就请病假的、一丢炸弹慷慨成仁就开小差的。这种人，往往在革命成功以后，都变成了革命元勋和党国元老，国民党中最多这种元勋和元老，所以，研究起国民党的“光荣历史”来，我们常常要倒胃。

真革命党被抓到后，有一种挖心的惨刑，就是把心挖出来，由官兵分食，以儆效尤。行刺恩铭的徐锡麟烈士，就是给挖了心的，这种官兵分食，俗称“吃烈士”。

到了革命成功后，到了国民党得了天下后，另一种“吃烈士”出现了，不过不是被敌人吃而是被自己人吃了。照五卅惨案后一篇“吃烈士”文章的说法：

据说这吃的有两种方法，一曰大嚼，一曰小吃。大嚼是整个的吞，其功效则加官进禄，牛羊繁殖，田地开拓；有此洪福者闻不过一二武士，所吞约占十分七八，下余一两个的烈士供大众知味者之分尝。那些小吃者多不过肘臂，少则一指一甲之微，其利益亦不厚，仅能多卖几顶五卅纱秋，几双五卅弓鞋，或在墙上多标几次字号，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。呜呼，烈士殉国，于委蜕更有何留恋，苟有利于国人，当不惜举以遗之耳。然则国人此举既得烈士之心，又能废物利用，殊无可议之处，而且顺应潮流，改

良吃法，尤为可喜，西人尝称中国人为精于吃食的国民，至有道理。

这种写法，显然是对做烈士官的、发烈士财的、整天高唱“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”的人们的一种写照，国民党中这种人太多了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不过有一种高级一点“吃烈士”的方法，那就是不做烈士之官、不发烈士之财，只出烈士之名的，这种人在表面上，非常清高，清高得反对别人“吃烈士”，甚至发为吟咏，写诗抗议，我们试看一首《黄花岗薤露歌》——

呜呼大名争自娱！他人颈血购得来。

黄花落，黄花开；

花开花落年年在，斯人一去不复回！

呜呼论功行赏客！不记昔人头力推。

黄花落，黄花开；

花开花落年年在，斯人一去不复回！

这首歌写得哀婉动人，它的作者是吴稚晖。——吴稚晖当年不是别人，正正就是肚子疼的革命党！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成仁的时候，他老先生正在海外纳福、大谈虚无缥缈的无政府主义！

国民党说吴稚晖不做官，是“高风亮节”，我却觉得他乃是因为有惭德，所以如此。因为这股惭德作祟，使他潜意识又排挤任何有功革命的同期人物，他排挤汪精卫、排挤胡汉民、排挤这个、排挤那个，恐怕都可用妒性大发作一解释。至于他早年就出卖革命同志，吃了邹容烈士，更反证了他是“吃烈士”的老手。——“呜呼大名争自娱”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

1983 年 9 月 9 日

[附记]国民党是专给肚子疼的革命党立铜像的，请到台北市敦化北路南京东路口看看吧，那就是吴稚晖的铜像。

承认的暗杀和否认的暗杀

国民党搞暗杀,由来久矣! 民国肇建,开其端者,不是别人,就是蒋介石。1912年1月14日,也就是民国元年1月14日,蒋介石为了替孙大总统报私怨、为了替把兄弟陈其美抢上海地盘,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。当时行凶的有二人,其中之一,就是蒋介石自己。

因为陶成章是革命元勋,一死震动朝野,孙中山乃下令缉凶,陈其美也假惺惺的等因奉此,其实凶手就是自己的小老弟,永远缉不到的。这一暗杀,当时蒋介石绝不承认是他干的,直到二十四年后,才由他老师毛思诚隐约透出暗杀的事;直到三十三年后,才由他学生邓文仪正式写出暗杀的事。可见暗杀和承认暗杀之间,有一大段“时沟”,什么时候承认、要不要承认,全看他们高兴。

大体说来,暗杀不是什么光彩的事,所以除非承认后觉得光彩,其他一概以按下不表为宜。职此之故,纵使在“国防部”情报局秘密出版的“严禁翻印转载”的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中,我们也无法得窥全豹,纵使是内部刊物,也照样心照不宣。例如在《年谱》中,我们只看到他们在1933年5月7日暗杀了“军阀”张敬尧;但在同年6月18日暗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,却一字不提。又如在1934年4月逮捕到“匪徒”吉鸿昌(11月24日处死);但在同年11月14日暗杀《申报》老板史量才,却一字不提。国民党绝不承认暗杀杨杏佛、史量才跟他们有关,一切官样的缉凶姿态,国民党一一做给中国人民看,蒋介石还电唁死者家属呢!

可是，谁能想得到，“天道好还”，居然在无头命案近半个世纪以后，国民党的军统局大特务魏大铭最后给抖出来了。魏大铭在 1981 年 2 月 1 日的《传记文学》第三十八卷第二期里，发表《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（上）》，泄露了暗杀杨杏佛、史量才的真凶。虽然如此，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这种秘密的官书中，还是不承认的，而军统局大特务乔家才的公开的私人著作中，还是气愤填膺的。乔家才在《为历史作证》中大骂魏大铭：“你说：‘暗杀史量才、杨杏佛两案，对国家得不偿失。’共产党和所谓民主人士，在当时以此作为攻击国民党的借口。这两个人究竟是谁杀的，并无定论，是不是反政府的人干的，给政府栽赃，制造借口？你魏先生既没有参加这种暗杀，何以知道得那样清楚？原来你是根据沈醉说的。沈醉在大陆沉沦时，在云南向共产党投降，也可能是归队。后来到了北平，在共产党指导之下，撰写《戴笠的秘密》极尽诬蔑之能事。现在你魏大铭先生根据沈醉胡说八道的资料来评述戴先生的事功，无异替共产党做宣传，令人惋惜。”

不过，照乔家才这种逻辑，纵军统局的人，苟非身与其役者，所有见闻，都不算数，则在他自己的大量著作中，也就难逃失真之讥。其他的军统局的人的著作，也将一概不可信了。例如《戴雨农先生年谱》中，只字不提暗杀陈箓的事，但在军统局刘子英《芾石忆旧》中，却明写刘戈青“毕业后，参加前军统局工作，在戴公雨农领导下，从事情报工作，七七事变后，派至上海，于二十八年 2 月 18 日，手刃南京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，实足以振奋沦陷区之人心，旋至香港，蒙戴先生召见奖勉有加。”若照乔家才的逻辑，则刘子英在暗杀陈箓后四十年这一掀底，一定“极尽诬蔑之能事”了，这说得通吗？

总之，国民党搞暗杀，我们绝不因为他们否认就信他的，冤有头、债有主，冤债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，我们有耐心去讨这份债。

1989 年 9 月 25 日